

年情儿

外祖父的年礼

□王宏斌

小时候，生活条件很一般，每当快要过年，每家每户都想尽办法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，加工后作为过年招待亲戚的美味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一道美味是专属于外祖父的。

即便是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，外祖父也总能在每年腊月二十三晚上，给我们家送来一袋自己炒好的花生。那花生是外祖父自己种的，炒花生的沙土是他自己从外面挖的，花生也是他亲自炒的。为什么要选在腊月二十三那一天呢？因为外祖父喜欢在那天去十里开外的北苏村赶集，顺便买一些糖瓜，一道给我们送来。

那个时候我很好奇，外祖父怎么会有闲钱买糖瓜呢？每家每户做的美味，基本都是自己地里种的，最多就是把豆子换成豆腐，用炸豆腐装火锅、做臊子面。有一次，我忍不

住问了外祖父这个问题，在零星的鞭炮声中和闪烁的烛光下，我望着外祖父刻满深深皱纹的脸，听到他充满欣喜的声音。

外祖父说：“今天去集上卖了八对筐，要的人还不少。”我才想起来，每年冬天农闲的时候，他就会上山砍柴，遇到可以编筐的植物，也会捎带着背回来。我们那里的筐不是用柳条编的，制作程序更为复杂，编好的筐也更耐用，因此很受青睐。那种植物的枝条细长柔软，但到了冬天就很脆弱，所以要想编筐，需要将其在池塘里浸泡很长时间，才能开始编。每一个筐都有一个提手，这提手是用更硬更粗的山柴做成的，从选材到制作，都十分繁复。制作提手的材料既得坚硬又要有一定韧性，需要人力把直的弄弯，然后用绳子捆住两头，固定一段时间，使其彻底弯曲。

我亲眼见过外祖父背山柴回来，也见过他编筐。就是在这次，我

才注意到外祖父的双手布满了深深的裂口，已经不再流血了。外祖父的手，就像黄土高原上随处可见的沟沟坎坎，饱含着沧桑和艰辛。外祖父经常用这双手给我挠脊背，他轻轻一挠，我都能疼得流下眼泪来。

外祖父每年送给我们的糖瓜，就是用编的筐换来的。外祖父每年送给我们的炒花生，都是他亲自炒的“纯天然、无污染”的心意。直到外祖父去世的前一年，我们才停止收到这样的年礼。那一年，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一种痛。

写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我正坐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，离最后一次收到外祖父的年礼，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。此时此刻，我已泪流满面。

外祖父离开我们时，生活条件与我小时候相比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，但我们依然对外祖父的年礼格外珍视。外祖父离开我们的这些年，每当临近过年，我都会想起他，还有他送给我们的年礼。

年味儿



已巳如意

薛丽娟 撰

年趣儿

窗花里的流年

□南崇俊

“红窗花、红对联、欢欢喜喜过大年……”儿时留在记忆中的年味，是从贴窗花开始的。腊月二十三一过，家家户户都会贴上精巧别致的窗花。一张张千姿百态的精美窗花灿烂地绽放在家家户户的窗棂上，把新年渲染得格外喜气洋洋，也把简陋的农家小院辉映得火红亮堂。

母亲窗花剪得好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她的手虽然纤细、瘦小，但剪出的窗花却惟妙惟肖、生动形象。村里的媳妇、姑娘若要剪窗花，总会向母亲讨要样子。母亲的匣子里有一本大书，里面夹着她的窗花样本，有的是她自己刻画的，有的则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。花花绿绿，少说也有几十样。

每年腊月二十三过后，母亲几

乎整天坐在炕上剪窗花，差不多要持续到二十九。母亲剪窗花需要两把剪刀，刚开始用平日常缝补衣服的大剪刀，到了镂空精细处，就用那把银明透亮的小剪刀。母亲剪窗花时全神贯注，尤其到了要紧处，简直是屏息凝神。只见红纸在母亲手里灵巧地翻转、挪移，花剪游走间，红纸屑如云霞纷纷飘落，不一会儿，慢慢展开，再小心地吹一下，一幅玲珑别致的窗花就绽放在大伙面前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
有时，她还会将两张红纸叠在一起，剪出两张一模一样的图案，一边一个，分贴在窗上，四周再贴几幅小一点的“角花”来陪衬，彼此呼应，颇有一种对称美。

母亲剪的窗花大都是“鱼跃龙门”“喜鹊闹春”“五谷丰登”“连年有余”等。当然，还有给新娶媳妇的人

家剪的“鸳鸯戏水”“比翼双飞”“百年好合”等。然而，我最喜欢母亲剪的“狮子滚绣球”，惟妙惟肖，憨态可掬。只是这幅剪纸太费功夫，一直到给街坊邻居剪完了，母亲才会给我家剪一对“狮子滚绣球”。

每年过年，我家的窗花都是贴得最迟的，有几年差不多快点灯了才贴，因为母亲每年都是给别人先剪。有些没有纸的人也想母亲剪窗花，母亲总是乐呵呵地大方相送，做这些事时她非常高兴。在母亲眼中，不论是长者还是小辈都一视同仁，生怕别人说剪得不好是看不起谁，所以总是剪好了再让我一一送去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过世，老屋里也早已没有人贴窗花了，但窗花留给我的美好回忆，一直温暖着我，让我不尽怀念。

年景儿



儿时过大年

□张宏博

小时候过年，虽说没有现在的大餐，但年味十足，亲情重，气氛浓，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。

进入腊月，小孩子们就开始盼着过年了，因为过年可以穿新棉衣，可以贴春联、年画、窗花，可以背着白面大馍馍走亲戚。大人们也盼着过年，因为过年可以停下一年繁重的劳作，无忧无虑地清闲几天。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除尘，祭灶，家家户户开始祭灶神爷。父母一早就起来，把厨房收拾干净。母亲搭上油锅开始炸“油果果”，炸好后放在案板上，同水果、点心等贡品一起摆好，祈愿灶神爷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府降吉祥”。

到了腊月二十五六，家家户户开始蒸馍馍了。半夜开始烧水和面，早上八九点面发好后就开始揉面做馍。屋子中央放个大案板，女人们身戴围裙，围着大案板揉面，左邻右舍还会互相帮忙，东家蒸完西家蒸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家里粮食虽然不多，但

每家每户都要蒸上五六锅。白面包黑面，黑面包豆馅，馍馍花样多，“枣花”“油股絮”“窝窝”“糖角”等大馍小馍一大堆，一直要忙到天黑。

腊月三十写对联贴对联。父亲大清早就开始写对联了，村里人拿着红纸，一个接一个来家里让父亲写。父亲小时候在陕西上过几年学，毛笔字写得还真有功夫。一会儿，院子里摆满了对联，红红火火十分耀眼。

吃过午饭开始贴对联了，农家院子贴上红红的对联，显得格外气派。贴完春联，贴年画、窗花。小小的窑洞，墙壁上贴一些年画，顿觉蓬荜生辉，喜气映室。

该吃年夜饭了，大年三十是要吃饺子的。家家户户的厨房里传出剁馅的声音，饺子馅大部分是红白萝卜和白菜，吃起来蛮有味道。大年夜吃饺子，餐桌上没有菜，一人一碗饺子，十几口人，仍吃得津津有味。

吃完饺子，开始祭祖宗、放鞭炮。小小的村子里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小娃娃们叽叽喳喳挨门走户，抢着拾没有响的鞭炮。放完鞭炮，开始

烧柏火。兄弟姐妹围着火堆，兴高采烈地蹦着跳着，甚是快乐。

大年三十晚上要守夜，一家人围着一个大火盆，听母亲讲故事，唠家常。母亲拿出一盒点心，分给我们，那个时候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块甜甜的点心，感觉特别甜、特别香。

夜深了，母亲把做好的新棉衣、新棉鞋放到床上，大年初一早上，我们就可以穿了。母亲是个勤劳的人，手巧能干，每天起早贪黑，纺织做做饭料理家务，为我们付出了太多。

大年初一吃完饺子，兄弟姐妹就会去爷爷奶家、伯伯叔叔家磕头作揖。给长辈拜年，是对老人的敬重，也是文化的传承。

到了大年初二，就开始走亲戚了。大路上，男男女女，成群结队，都穿着新衣服，十分精神。到了亲戚家，在交谈中，亲情、友情相互传递着。走亲戚，要一直到正月十五才能结束。

儿时过大年，有年味，有亲情，有传承，欢乐无穷无尽，回忆无穷无尽……

年事儿

红火过年

□裴喜文

春节，象征着新生活的开始。它总结了过去，展望着未来。每个人都有梦想，期盼在新的一年里实现愿望。

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情节，现在想来仍觉得颇为有趣。腊月里，家家户户都要到集市上置办年货，可忙哩。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要吃糖瓜、祭灶神。随后的几天里，要扫家、煮花馍、炸油糕、炸丸子、蒸馒头，往往是今天你到我家帮忙，明天我到你家帮忙，天天排得满满当当。直到除夕贴好春联、包好饺子，才算是告一段落。

大年初一，鸡叫头遍时，大人们就陆续起床了。待全家人穿戴一新，就会在院子中央恭恭敬敬地磕头祭拜。

吃罢饺子，人们便开始拜年了。在中国农村，人们特别注重“同宗共祖”的传统观念，同一家族里按照辈分磕头，所以成群结队的拜年队伍你来我往，热闹非凡。

互相拜完年后，村里红红火火的热闹就开始了。先是花鼓队在全村敲打转一圈，像是热闹的前奏，召唤人们前来看热闹。接着是威风锣鼓在村里十字街一通好打，还有花腔鼓也在施展身手。围观的人有说有笑，有的还跟着鼓点吆喝，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。

在我们王守庄村北门口和南门口，年前就安好了秋千。到了这天，年轻人欢快地荡起了秋千，身手矫健的大姑娘小伙子们争强好胜，一比高下，看谁荡得最高。只见小伙子飞身而上，腾空而起，一会儿如燕子低飞，一会儿似大鹏展翅，赢得阵阵喝彩。

中午吃罢火锅，牛拉车鼓就开始转村子了。远远就见车辕驾的大黄牛头上戴着一朵大红绸子花，梢里驾着十余头大黄牛缓缓走来。王守庄的车鼓与众不同，车上拉的鼓特别大，鼓面大约两米直径，鼓腔厚一米，两面蒙鼓，黑帮红边。外村的车鼓都比我们的小，是双人双打，唯有我们是单人单打，一人独立天地间，高臂重锤震河山。牛车鼓在村子里走完一圈，最后停在东岸庙场里，也就是老戏台前，这时好几个鼓手争先恐后各显身手，都想在众人面前露一手，一人一套地表演起来。只见鼓槌翻飞，震耳欲聋，叫好声一片。一会儿是“牛斗虎”，一会儿是“老虎下山”，一会儿是“老鸡撒干柴”“厦坡滚核桃”“秦王点兵”……鼓声不绝，直到天黑。

晚上，村里人自己排练的家戏开始上演了。王守庄的台子虽小，但很藏音，戏台结构很有科学性。那时没有电扩音，全靠演员的嗓子好、发音亮，许多专业剧团的演员在这里演出后，都夸王守庄的台子好。家戏开演前，锣鼓还要打一通，花鼓还要上台表演一番。

戏开了，大人们聚精会神地看戏，孩子们在后面跑来跑去，有的挑着小灯笼，有的吃着小零食，有的放着手提纸礼花（也叫花子），有的燃着小鞭炮……就这样，全村人聚在戏台下，欢天喜地地度过了新年的第一天。